

全

嘆

聖

全

集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上

I214.92

29

3:1

Br 12/01

金聖嘆全集

(一)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上

江蘇古籍出版社

237204



金聖嘆全集(一)

黃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上)

曹方人 周錫山總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揚州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18.5 插頁4 字數39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980冊

書號: 10354·019

定價: 8.80元

責任編輯 貴希堅

前言

金聖嘆是明末清初時著名的小說、戲曲評論家，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位貢獻卓著的文藝理論大師。

金聖嘆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入清之時，他效陶淵明晉亡入宋時的故例，改名人瑞，又名嘯，字聖嘆。他批點「才子書」也以聖嘆署名，聖嘆此名也等於成了他的筆名。自金批《水滸》、《西廂》問世至今，金聖嘆這個鼎鼎大名凡愛好文學者幾乎無人不不知。

金聖嘆自名嘯，字聖嘆，是自比聖人，儼然以當代孔子自居。廖燕《金聖嘆先生傳》和趙時綰《評選杜詩總識》都曾對他作過生動介紹。趙文還記錄了金聖嘆對自己名字的解釋：「《論語》有兩「喟然嘆曰」，在『顏淵』則為嘆聖，在『與點』則為嘆嘆。」可見他為人的氣魄之大。但他的氣魄之大並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他的確是個難得的志士和天才。他十一歲那年就博覽羣書，讀過《詩經》、《離騷》、《妙法蓮華經》和《水滸傳》等書。當時的風氣基本上還是羈尊儒術，推行理學。他卻於儒道佛之書，無所不窺；儒道佛諸學，無所不通。此其一。他在八股盛行、科舉熱門的時代，却無意仕進，專心批書著述，而且批的主要還是為世所輕的小說、戲曲等冷門貨。此其二。他又當時人以戲曲、小說為小道，而不知其乃大文章，

故特標額《水滸》和《西廂》與《壯子》、《離騷》、《史記》、杜詩同爲「六才子書」。《水滸》因爲聖嘆的提倡和批改而得以家談戶誦，此其三。金聖嘆身處山野江湖之遠，而日有憂國憂民之心。他在讀「才子書」的批語中，諷刺明末陋政，抨擊社會黑暗，同情勞苦人民以及追求美滿婚姻的青年。其議論之大胆，識見之高遠，環顧當世，罕有匹者。他最後爲民請命，涉「哭廟案」而以身殉志，尤爲難能可貴。

金聖嘆作爲一個大文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不少名著獨有會心，能發前人所未發或所不敢發。以金批杜詩來說，就很精彩。與我在復旦大學共事四十幾年的老同志劉大傑，他在寫作《中國文學發展史》時，就小說、戲曲部分聽取過我的不少意見。此書中專有「金聖嘆」一節，也論及金批杜詩，我很表贊同。金聖嘆的文筆活潑多姿，我的故友鄭振鐸五、六十年前曾贊揚說：「犀利而能深入，紆曲而能盡情，如水雲之波瀾。」我也深表贊同。

金聖嘆思想解放，見解深刻，才氣橫溢，文筆雋秀，于當時、後世影響很大。中國評點式的評論方法因爲他而達到高峰，後世學習、模仿他的人很多。現在不少論著充分肯定他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也深以爲然。我對六十年代金兆梓的那篇論金批《水滸》、《西廂》文章中的不少觀點也很爲贊賞。當然，人無十全，金聖嘆也是有缺點的。以他批點《西廂》來說，他僅能從文學角度來評論和修改，他不懂曲律，有時就難免隔靴搔癢或者出錯。李漁很贊賞金批《西廂》，至謂金批一出「能令千古才人心死」，作《西廂》者心死」，但他也批評聖嘆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頗爲中肯。另外，金聖嘆認爲《西廂》應到「草橋驚夢」爲止，第五本是不知何人的狗尾續貂。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爲第五本也是王實甫所作，且第五本中如紅娘痛詆鄭恒之處，也是好的，不是「狗尾」，有它存在的價值，不應刪去。

我以前是這個意見，並專門寫過《〈西廂記〉作者問題辨正》一文（詳見拙作《中國戲曲初考》），現在仍無改變。

金聖嘆由於家貧，他的著述在生前刻印不多。他年僅五十三而不幸遇難，原有的寫作計劃小歸小歸，本能充分舒展他的天才，這是極可惜的。他逝世後，他的家屬和親友又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出版他已完成的全部著作，故而他的詩歌創作和哲學論著散佚很多，這也是極可惜的。幸好他的文學論著基本上都保存了下來，只是三百年來印行極少，不少書連一些研究者也未能看到。十年浩劫之後，他的著作更不易見到了。現在江蘇古籍出版社在創辦伊始即用較快的速度出版《金聖嘆全集》，將金聖嘆現存的全部文字彙集在一起，完整地提供給學術界和廣大讀者閱讀和研究，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

趙景深

甲子元旦

目錄

序一

.....

一

序二

.....

七

序三

.....

九

宋史斷

.....

三

讀第五才子書法

.....

七

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前自有序一篇今錄之

.....

三

楔

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

二七

第一

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

四

第二

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

五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九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一〇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一一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一二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一四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一五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一六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一八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一九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鬥武	二〇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二二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攬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二三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二五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二六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二八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聚泊	二九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三〇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三四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三九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四一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四四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四五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五五
第二十六回	母藥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五六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五七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五九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六〇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六三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六八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六九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七〇

序一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發而爲六經。其采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爲善也；《禮》者，坊之不爲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爲書，行也；《禮》之爲書，止也；《書》之爲書，可畏；《詩》之爲書，可樂也。故曰《易》圖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賁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爲廟外之几筵，《詩》爲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爲《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爲《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爲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

事繫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靡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燬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舊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並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

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原其由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游俠」立傳；市儈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皇情剝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彼此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緲不爲其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辭；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辭，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嚮。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禍在並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並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

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逃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爲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事棄去之，而不得拈拾齒牙以爲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事棄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核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袂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袂，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

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隳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手亦不至，心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實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原、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原、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爲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

作之書一旦盡廢，足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爲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序二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迷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奸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爲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于《水滸》者，斯人必有慙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朴剗削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幸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庵有愛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

身之誅傳，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子之，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剗刑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抵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爲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檮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擒等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爲盜者讀之而自慙，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裨官，有當世之憂爲。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